



以手写心，遇见是最美的缘

● 雷晶晶

嘿，我不是“科班”

因为平素喜欢写些豆腐块儿，更因为自己的校园通讯稿件有幸被各位编辑老师赏识并且华丽丽地变成铅字，身边很多朋友不禁把我跟中文专业“粘”在一起了。事实上，鄙人可是美术专业毕业呢。但大家或多或少的“质疑”着实令我小纠结过一把——再行通讯写作时，我往往忍不住停下来拷问自己：你确定足够专业吗？接着心里头猛一机灵，不禁正襟危坐。

写校园通讯必须“科班”出身吗？且览周围，把目光拓展到教育圈子之外：干通讯员这一行的，除了专职新闻干事以外，其间也不乏同我一样的业余选手。所以，这不算一个不同行业者的共同事业？权作心安呗，不妨苟且认为“新闻学，本无学”，无论专业是何，学

历如何……这些都可以不重要！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

驾驭文字的风帆

我的童年定格在 80 年代的农村影像：那当儿，电视是稀罕物；小舅用家养的大鹅换来一台收音机，可把我乐坏了。大人们起早贪黑下地，小孩子最大的乐趣是靠在地头守着匣子听广播。即便进了晌午吧，但凭一碗白开、几块烙饼作陪也乐在其中——现在想来，这不正是最早的“新闻感召”吗？其中有条宣传标语耳熟能详：“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它很快走下广播，刷在村小墙上一身红艳。一本绿格子的周记本，兜转数年破旧不堪，上面依然无比虔诚地记载：“学校组织我们捡玉米皮儿，专挑又白又软的，这叫‘勤工俭学’，多有意义啊！”

大学学生干部竞选，我以一首小诗全票当选为系团总支的宣传委员，从此每天穿梭于美术系、校报编辑室和校园广播站，斜背带的帆布包里塞着页脚微翘的笔记与磨到锃亮的圆珠笔。我给学校图书馆的馆长写了通讯《道德的表率，文明的使者》，给系主任的新书《素描》策划了专访，还临时受命做过知名书画家集聚一堂的现场报道以及学生社团假期社会实践纪实……有次前去“蹭会”，凭借“初生牛犊不惧虎”的勇气，我瞅准一位刚下主席台的领导便冲过去提问。辅导员赶紧救场，好在领导十分和蔼，款款而谈——后来才知道，他是学校时任的党委书记。

在我书橱最醒目的位置上摆着一本《新华字典》，此乃邻家学姐外出打工前的“赠予”。彼时课外书奇缺，我一拿到它便攥在怀里爱

他班在不断地刷题，我班的孩子在看书，写作。我每天的作业不是读书笔记，就是随笔，到周末则固定写作文。为此我放弃了很多基础训练、套题训练，也许因为此吧，两个班模考成绩不太理想，我自身压力很大。不过我内心一直觉得，这样做有道理，一些零碎的知识留到考前记忆最有效，而阅读和作文则需要慢工细活。而且我坚信，我的学生有潜力，而我一定可以在最后的阶段把他们的潜力激发出来。那段时间，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压力来自哪里，我跑步时嘴里和心里

不断念叨着：没有达到极限，不要打乱节奏。并且我把这两句话写在黑板上，借此鼓励我的学生。

最后结果还是挺好的，这也让我意识到，跑步是教师寻找工作节奏的一种方式，也是教师不断挑战自我的一种方式。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跑步对于一位师者，其实是一个精于业的过程，是一个成于思的过程，更是一个在生活中完善自我的过程。师者，跑者，两者是共通的。

我现在的学生都知道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每次活动课我在操场

慢跑都会有学生跟着我一圈圈地跑下去。落日余晖，蓝色的跑道上留下我们的脚印，我是他们的领跑人。师者，跑者，双重身份的重叠，也许预示着老师应该成为孩子身体和心灵的领路人吧。

明天即将参加深圳宝安半程马拉松，比赛来临之际，写下以上这些话，借此鼓励自己：为师者，就要不断地奔跑！

（作者单位：广东深圳市宝安区海湾中学）

责任编辑 黄佳锐
实习生 谢绮靖



师道

二〇一七年第二期